# 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覲陽李贊元望石甫較定
閩中鄭覲吉寅侯甫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仝參訂

詩

五言古

神仙篇被逮賦別崇簪宗侯

浮生厭危役名嶽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鳳駟立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玉英持作餐瓊實採成溪

飛泉揚輕電懸雄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
[illegible]淵南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九應五色持此採行迷
命鋸瑤池側過息麻女臺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
璧門涼月舉珠殿秋風廻青鳥豁高羽王母停玉杯
舉袖暫爲別千年得復來

宿漢口回龍寺爲恒空上人作

江上一拳石環以數株樹精舍隱老僧問年不知數
黃鶴舞對江鸚洲水東注清磬發閒情風檣任況泊
試問在舟人能得高眠足老僧笑不言江月游超忽

## 五言律

同友入登眺漫和老僧口號

二三物外侶盟結歲寒同揮塵倚蘭砌捫蘿上梵宮練捲飛瀑白鷺帶落霞紅吟眺當茲際塵氛淨眼中

山居陳元朴見訪限香韻

桐吟涼吹夜促膝共元方肝膽衡星壯芝蘭入室香爽清聽遠琰漱倒醉醅觴匪石吾徒在雌黄任短長

## 五言排律

### 賀諶心宇五袠

恭祝懸弧旦圖開瑞靄蒸千秋期後艾五袠慶先登
栢茂松爲繼月恒日始升山川並長久堅磬等岡陵
駐世稱居士前身是裴僧瑶池降王母玉笥得高朋
海上鷗堪狎樓頭鶴可乘風流追許椽存友擬姜肱
鶯序終須刻鴻賓暫遯增桑陰十畝適山色一欄憑
守以黑知白胸消炭與冰弓裘基不墜忠孝世相承
令德歌同種怡怡壽愷增眞仙在眞樂何羨羽飛騰

五言絕句

寄老僧筇杖

堅輕筇竹杖一杖有高節寄語朔州僧閒步秋山月

## 七言律

### 贈彭淳吾雲水遊有序

淳吾道兄尋五嶽游一雙赤脚兩個空拳眼前寸絲不挂世事一筆都勾可稱决烈男子矣友人楊文孺老婆心腸無敢一坐破衲作世情話相向也漫賦一言紀別

久向雲壇曳羽衣蓮年未屆巳知非却從丹鼎探靈蘂讀得黄庭悟秘機羈紲何人能自脫塵寰如汝亦應稀學仙將去家千里何日歸來下令威

題畫景

把酒高樓俯碧流微茫氣色對窗幽重巒倒影平湖淨積翠斜連粉蝶浮不盡雲霞飛樹杪何來旌節駐沙頭座中雙眼乾坤豁豈必人間汗漫遊

看山宿鐵佛寺漫興

何年鐵冶範金仙勝占靈山地最偏徑入深林迷蜿蜒庭撑古栢拂雲烟談經絫近岩邊月煮茗鐺澆廚畔泉藜杖看山時歇此翛然疑到小壺天

題栢子園青芸閣

宫閣凌空汶水涘金飈初動客登臨浮雲易改三山色落葉先驚萬里心江上美人遺雜佩城南少婦試清砧繁臺兎苑今禾黍日暮憑欄思不禁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花宫百尺擁松蘿說偈僧歸歲月多碣上數行留帝製菴間一錫有神呵岩懸飛瀑烟雲濕路近樵青斷續歌覽勝自嗟塵累縛何時受戒伴頭陀

其二

一榻蕭然卧草玄也依繡佛學逃禪未能躲入無塵

地却喜閒游是梵天杖曳雲霞穿古砌琴聽商羽咽

鳴泉興來幾醉藤蘿月忽却蹉跎負盛年

偶坐申陽青蓮菴漫興

申陽城外山無邊近接河流遠接天翠擁亂松秋四

壁風酣絲柳日三眠人來犬出雲間吠鳥去僧還定

裏禪偶爾到菴塵慮歇擬從社主續青蓮

輓彭烈婦二首

陳人之女彭生婦二十餘齡殉所天指斃兩殘先示

信水漿七日不曾咽抱屍血染衣和履投死心甘蟻

共嶲節烈古今名並耆如斯就義幾人全

其二

熄燭會盟合卺時于今殉死益堪悲一雙玉墮春纖笋滿首刀殘雲鬌絲名並湘君能泣竹羞渠卓女解鬪詩淡東自昔多烺節三百年來此一奇

龍思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久慕蓀獒太乙光美人何幸此同方披襟愛結蓬蒿侶結佩常紉蘭蕙香門有弓旌徵與聟匣含風雨暫潛藏明時轉盼公車會何用飄零重自傷

送醫士彭月潭還吳

彭仙世住清江浦三十年來寓楚墟此日歸帆別鵰鷄到時家讌醉鱸魚活心自熱肱非折玄髮雖疏顏似初若過匡山應大笑杏林春意屬吾廬

題贈水心老僧

支遁雲爲沂水丘狂儒此日始攀遊談禪話我葛藤下說偈禮佛道群頭淨鉢只教玄鶴守法筵時見赤霞流塵襟一瞬都空盡何必尋仙到十洲

喜友人至寺見訪對榻論心兼致贈別

蘚雲相望正逖茲之子何來聚上方夜坐將聯奎壁影風吟時挹薜蘿香斷金自分三緘口刻燭無妨屢命觴却慮王猷旋返棹明朝分手恨應長

答魏允岳贈畫鷹

點綴神鷹出海雲信陵好客特須分庭微尚歛雲霄翼秋擊應消狐兎群橫目一鳴沉氣韻枝頭獨立絕塵氛圖開蓬壁添增色不羨林禽萋菲文

贈月潭八十舉子

月潭老人與太奇生平不解皺雙眉宅邊有地頻栽

杳身外無營只採芝濁酒半瓢聊自咏恢諧一笑解

人頤不知得訣長生否八十年來尚産兒

輓水心和尚

闍黎幾脫嗔癡障惟有參寥性湛如愛客常揮高士

榻談禪時悟覺皇書東林擬結青蓮社西竺菴隨玄

鶴徂儀到水心亭上望不堪聞笛立踟躕

題四賢祠

載酒斯堂甚漫遊典型不遠得前修連名宦業推淸

柬渡蟻何心應狀頭山外三鍾仍紫氣橋南一派擁

寒流地靈似尚催人傑未停芳蹤兩姓收

七言絶句

送游叔燦入北雍二首

才子青驄指帝城柳花兩岸夾啼鶯奚囊鄭重前途
滿贏得青樓唱玉清

其二

題柱仙郎自有名雄文新並擘班盟乘時好獻上林
賦玉案重迎舊長卿

遊北固望金焦紀事十首今選其六聞南中有
石刻云

危亭平俯大江流煙色維揚一片浮眼底六朝人物盡獨憐拳石自千秋

逢僧剛得話逃禪候吏催人下號船怪底漁翁維柳下三杯高枕石頭眠

峻岏古洞幾經春穠李夭桃色自新半壁老藤濃抱月却疑中有避秦人

風塵逐日若爲醒纔到虛堂眼倍明高岸白楊春正淨天涯何事滯行旌

送程存贊南歸二首

何盛湍路結靈雯才子肯聽朱作慣歸去江南春正好都收椽筆發雄文

共二

黃山白嶽欝嶙峋如鏽花時入望新不及條風蹋馬首一櫓千里共尋春

送劉宗乙赴試武昌二首

濯枝新雨淨山城到處榴花照眼明况復雲翻青萬頃好收椽筆慈縱衡

共二

午月江頭水正泓輕橈隊隊踏波行中流擊楫君家事越石于今有後生

游靈巖望太湖過西施洞

吳王穩擁太湖深薪膽十年少伯心但得扁舟辭國去不須載去浣紗人

其二

萬松淩瑣洞門扃絕磴莓苔不可停誤國無從誅尤物尚留遺跡穢山靈

爲雙林融長老作 有序

歲甲辰余從方外彭幼朔閑闢雙林寺時寺僧融長老殊脩然松下風也余甚敬之融齒長余五歲今春苦于度帖勞費過余齋因問寺中舊景則蕭條甚矣乃僧貌尚如昔而余鬚髮半白感而書此

二十年前學閉關而今相見鬢毛斑却憐海內徵求急即爾山僧亦不閒

和友人七夕韻

耿耿銀河望眼頻一年此夕鵲橋新相逢莫漫輕相別明日東西不易親

遊雙泉寺次彭熙陽先生韻

鍾聲縹緲鶴聲孤彷彿人天有即無最是觧心容易覔一聲清磬現玄珠

其二

嶙峋山寺倚雲孤是處嚣塵此若無怪得主僧多慧識摩尼剩有照昏珠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當公詔選人得叅佐吾郡子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恂恂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遠神安而力定與語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意復猷然常有以自下既得公家世于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涓子之福矣已公褰帷入境漉不佞得以部民拜公古風贈御援詞私謂友人知言屬有應得公撫令事甫下車期

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息小大之訟必
盡其情一筆之下慎重再三更不忍輕杖一人羈一
人伍伯廷偶立無所事事胥攀抱膝盡諳而已會
五月亢甚一望土龜拆也村市洶洶然米價涌騰公
疏神步禱神色爲癯雨應目降既霑既足百物回槁
市歌村舞曰公生我諸生其其等聚族而訴于寻不
佞方今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剜心醫瘡閭左無生
之象吾子亦既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
穡吾懼共索之枯魚肆耳而我輩二三措大苦倍之

則今日之雨也爲德于吾儕詩書之族爲更大且守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况其代庖不浚我以生足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公禱者乎曰且無論其他如公體貌尊倨矣令若丞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色爲快民基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登門附輿再肅而懇冤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乘瓶之皒盞盥一杯公之子至庖人襍乾腊以私公色而得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于子也傍于人

之共見弗見而欺焉神其予我見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發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所祈雨時糧胥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旱民心正慌而恐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恭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寧吾恭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有愛民之心窮而迫于若無以自已者桑林之爲犧環髮髮

艾之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真而發于若不能自禦者入之不忍殺已之穿自代甞甘減壽是也窮追之極鬱自蒸而爲雲真惻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乎造化生心此物此志也曾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董子曰愁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蒸而爲甘澍自公之來邦安于耕機安于織詩書安于誦讀估客安于壓行旅安于市向時拘攣之勢若解而舒濕霧之氣若滌而淨彫敝之色若膏而潤咻喚之聲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既以蘊藉絪縕而一點盎然生

意又有以潮而通之與雨祈祈應禱也非以禱應寔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曰公不苟不欺内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謂丘之禱久矣又在無以有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所然而笑曰是善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應龍之飛天也敷潤滋化有地無不仰濡俞日之雨四野旁沾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小人且不忍以治平別駕獨私我公于潁子而況應然

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零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聲名鵲起公卿間得以駪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以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儕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寄雨者

#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鄖之三月民狎于野士服于教商賈安于市堂無威福之吏里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修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辭特起江淮閒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俊借公露章盛論薦公倅猶未及額亦與數也群眞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曰巡方使者幸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獲上得民我曹于地方事益有所仰藉以宣通上下拜賜當無量謀所以宣中心之愛

而爲余不佞致詞顧予不佞亦何能有當于公則常有概于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實也藉抒吾所蘊以及于行事耳而兩淡名賢薛藉甚至今田夫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史則官不必論內外第期要以膏澤下民而發施無爽實惟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于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邑夕奉行于令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于藩臬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顧不于愛人者有

貨用與而今之爲守者虛矣淸華之說起嘆簿書勞人者曰一麾出守蔵者又稱引漢璽書賜金滿入爲通侯共有徑心焉夫厭薄簿書曰惟脫出爲快必有荒落于職守之內于民若風之與萍躁急于通侯公卿一切鋪張辭譽以養交延望精神之在民間者亦十一千百耳反之筮仕委質之意抵以爲顯肩也于蕎澤下民本須絕無相肖未嘗不循資序遷公卿華膴而地方之口碑字衮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以進士商第再仕爲令假善事上官如所爲巧延聲譽者

豈不能掖垣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狗逢迎爲吾民之爲求即今公之同籍各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緣一昇薇風憲或各郡佳麗地而且跋爾漘子爲則公之識度固已較趨名走徑擇官擇地者遠矣往余一望見公顏色氣沉而劲言簡而要風規凝遠無少年虛憍意而問民疾苦風俗民婾目滿滿焉有如不及既視事省煩文赦小過仁孤弱重懲惡崇儉用足財去其淫息與奇衺之民往是郡有捕逃遁匿下縣官吏亦不勝蹤屑公一切報能即蹤切亦但移檄嚴

長吏以中期程殿最而已潤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

爲之噎公聽受絕少物務以黜止讙解息爭甚之有

批下縣者聽人願息卽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

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伍伯監門稍立備儛呼率爹

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飲以醇酒利害不百

無輙更前人共見在檄下吏不便于里井者一請卽

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損俸須甘種屬有司春省補

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別標題目以矯名不旁有占

望以詭遇輕重疾徐惟民之因民亦自歸于公之調

犁而無所聞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
之仰膏雨潤下尺生上尺也故今日之薦不薦不足
爲公有無而一御史薦走國之人呼呼踴躍曰巡方
者幸知我公孩提之童見父母之偈目略開擁抱喋
喜多無所期自有所觸也今天下之民隔于上極矣
徼倖日促共有亂心爲之輿論裕而向我用一綏二
以慰公家而無後言媚于庶人以燕天子社稷之功
于是爲大無寧惟是民安可與定亂民親可與作忠
親上死長之心生于溉耕易耨有勇知方之衆何王

之慷不敢爲廟堂之上扼腕民窮而不能于一人一物引手東徂西肆而不能于旰食宵衣毫有以分其憂即都顯據要耀人眼目而鶴軒鵝味將無于公乎顧甲黃次公之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宣布詔令務在安全而責成之卒以中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肖漢嘉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冡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問褒勞不次擢拜

以余觀于今日何以易夫公固無意于尊膴有以爲之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于有以爲之要也甚矣曾子曰視其庭有搏鼠烏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于尊膴而尊膴至猶共無意于聲譽而聲譽騰也則請爲公歌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行且以徵賁次公者爲澴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鹿鳴之二章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天下諸守吏行且以縣官之徵公者勉法公之成事則并申歌采菽之四章曰百爾君子靖共爾位二三大夫既勉

卒公行事與民休息無爲興日者必能以循吏起家御史臺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布之露章以競勸我輩學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寧獨吾滇與諸大夫有仰藉以獲上治民已乎哉諸大夫所然而笑曰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乘遠能迴由粉榆以及縣衙由內寧以成外攘則吾子之意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請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　公而共有以成之

賀于蘭夏父母應交薦舉卓異叙

侯謁選令除應山時余友人姚孟常史公書來曰某所善夏于蘭千秋修品人不但修名者連喜應山得令更喜吾子得友余不佞與孟常甥舅往來久其所揚搉今昔持論一依于平不為谿敤然于事業以名外不輕以品許人余舉以語應山父老子弟而人心喜可知也其二三學士長者猶私相語聞之前言凡修品人必嚴毅而介直于平易近人處殊難之且自視高于非或不能細為人或役於視人于民或滿而

不能下氣求況其王謝家不苦俗吏勞人乎巳侯至
二三學士長老靜晛之酬人接務閒宇峻而氣和體
恭而神豫博大而不疏整飭而不鍥坐堂皇朝諸三
老娓娓詢疾苦惟恐不及卑亦兩造之陳藹然家人
父子務盡其情一扶必再衷于心片紙亦屢勘于案
即法有莫貸而愀然不安若子孫之于刖人輩微故
羨龐猶若恨不能已催科絕行戶供應與市互易咸
故爲昂以給直非計也至于吏胥伍伯未嘗不信諭
之慈使之一或因緣爲奸利朝顧使夕拔旦察刻繩

假諸學士長老見侯大端手加額慶應山得福星爲
不虛已爲應山請折不通水次之漕輓再反覆請辭
代納無田之子粒上各報可明年五月無雨赤日走
群神夜夜偕其內人禮佛籲天形爲癯足爲胝淚爲
枯諸淺山窮谷之牧豎婦孺無不感而泣再下曰我
儕即饑殍流離于侯何與而毀其父母之身爲我以
請命雨亦隨沛成有年已憫應山民之窶備請與士
之因科場用形家言創潴水開大煥新數官片石尺
條出于士民助義者十一而那移假貸于廣德者十

九更設常平倉則全漆之田廬之入二百餘金矣侯之精誠既逼于天于人遠近上下亦無不知應山君消任而和兩臺使當報命交露章以聞會天下大計吏并舉卓異備一人書玉扆之選諸父老子弟各慶侯獲上聲鵲起公卿聞我侯得長有侯終生成我博士陳君與邑諸士猶若欿然于侯之推轂爲第二人與猶未獲璽褒金賜之下也則同楊生茘魏生恭等前揖余曰吏治之盛無如淡其人其事可僂指數也大都奉職循理吏逼民和無以加應山今日無寄矣

遜其最著最難昔在人口者如處膏不潤庭有懸
然但不爲家于官耳卽文成都之禮殿講堂邵南陽
之開渠通漑夫亦酌其地方之有餘不避勞怨以經
始之而已俟退食無應山絲粟之入俸犒併以佐度
支經費日者文廟鼎新建闢茁倉無爭可久可大如
其家者之直以其家爲之孔姑臧諸君當讓節讓大
且諸循吏所在見德所思見思已以歲計之而有餘
者亦不世計之而斬應山兩允折之利與國相終始
苟循抹之風氣不透廢居之倉庾不改人文無替卑

亦有資不其山高水深乎則今日吏治視漢何啻過之獨漢之重吏治者吳公之第一卓著之爽德能核名實破拘攣不以高第循資格耳余以爲陳君之程吏治者審矣然侯之念無屑及此侯但知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向侯資廣德之入供應山之出也不曰吾奉簡書以令應山應山正吾家乎人之不遺力不遺財以爲吾家𥘵與家之王伯亞旅相受用于無彊饑寒無賊廢爲愉快而已式吾廬之有敬愛顏吾門之有撫美名之所藉非實之所託也有無焉可也姚

孟常固以侯非修名者矣侯卽起家御史臺再舉南
書澄清天下持此心敬修其業而成敗利鈍不計焉
應山不過其結髮轍地耳一薦之與及推轂之不先
我輩亦不必爲侯沾沾諸士乃爽然余知侯之淡也
再進而揖余曰侯之不知應山外有家卽不必于應
山外論知之淺淡以家我等子弟家中有父母焉不
愛力不愛心煦濡喚咻以爲其疾苦督讀工作以爲
其職業顧脈絡之弗相聯艱難之弗相悉可乎昔之
爲政者士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甘棠則弗翦

緇衣則改爲羔韭則思饗歎樂之弗足又名言之名
言之不足又從而咏歌嗟嘆之若康衢之謠輿人之
頌夫非以爲諛也亦家父子兄弟交相成交相藉慰
也我儕子弟即請以子之言效而人兕觥躋堂爲壽
之意并以備他日之采風俗循吏者亦所以不朽應
山之今日也余乃無以難陳君與諸生碩俟又安屑
余無當之言哉則請爲諸士歌思樂泮水之末章食
我桑葚懷我好音俟之嘉惠璧宫者心力亦既瘁矣
雖亦惟是二三子之廣德心將爲縣官順長道屈群

覗之用二三子亦皷舞煥發其精氣以無負匪懈伊
敬之心乃爲交相勉以交相成耳陳君曰善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代李本寧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孺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父母夏公商霖册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內日如喪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上下山阪閒凡七日日凡十計毘淚沾衣汗下土雨得先各州邑如澍應山民貧甚近復棘于驛賦倘更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逃民有司不啻衆孰如公賢者幸爲應山鼎藉一言夫

亦史筆中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余時赴南太常之任
舟已發矣耿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
異曰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于朝并舉吾鄉卓
異第三人余以予告南歸文孺復書來叙前約余讀
文孺之爲諸士叙公者悉矣即余不敢以禿筆寫字
辭亦何能更益于文孺無已則有已在文孺筆端口
頰間而微闡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余從子嘗道
雅好人倫鑑久游文孺函丈一再過應山悉公治行
歸爲余述從文孺問答語謂廉吏之在今日詳譽威

風矣夏公不但金矢之贖不入于庭且月報日給與
往來厨傳之費半取辦于家今日號難處無如我龍
青子衿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
遺之民亢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辱無所訴公
曰吾子弟也親道師道之謂何而疎之而壓之授以
秤停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更覩公行事
意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于壹昨日之是不以准今
日之非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淑氣
應之矣此其芬有內美考襄應度即五鳳神爵間誰

嘗厲行文孺則謂飲水戴米人之以稱公而公未嘗自道一貪字事各當民士心而公猶歉然其若有所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也謂美盡是矣若無人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敖鄙者且故非衣惡食以捐之眉目間而況口不言貪公孫僑不毀鄉敎宓子賤不廢兒事又事若而人今不曰無以厥諸子衿小有睚眦大詈頭巾不可近且借爲口實以自蓋焉況有以服之而猶歉然若不足則公之識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䪨陋無所知識竊嘗

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濟于成而成或亦不貞于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坐居心不素守已之勝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激之爲爭鳴豫之凶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矣故謙之元吉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卜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秤衆紛

之停又以欿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鷙戾忌憤之習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于平文孺之言曰侯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于此念之恬意之裒得公之器之蘊藉譬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緻山嶽之凝重任颶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冞之鈞石焉行水不加躍益之鈞石焉食水不加咫夷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大受要亦宇俊爽而意嘗有以自下文孺所

已言者耳乃文孺與二三大夫慶公之聲華鵲起長安公卿間弟爲此一應山父母孔邇欣欣相告也與哉然則余亦何以申贈公共在周人頌三恪之末章矣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孺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共拜公之賜于無窮若應山不勝僂指之大政余即不敏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

歲壬子寻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沉而語溫秩秩中冶綑與譚天下事犂然如注願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閟兩漢循良而上之謁選得應山令是時滇子衿紳及接侯衘守者曰此良父母無不爲應山手加額入應首條入行前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剏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勝負無怨旣三月小大施孺各安侯如栽青陽之旭而或者猶有猾黠豪閭穴牟壟中

舞文為姦利于民間侯廉得之麗于法于是門內外凜乎霜肅吏有民命百章遍榜鄉市諸中逵與一切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痌祥風之和無不入人耆見施行曰侯真生我其大者裁賦長之贏羨禁擬胥之虐科督繕徵材于官府薪蔬均值于市事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禮時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于羽之創飭邊籌之事新與凡諸在眉宇耳目間者百蠹必剔百壞俱新故入侯之境者祠宇秩如也表璧黼如也津津乎侯之精神周而徧矣至讀侯所刻政蹟

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顔色侯治聲旣盛
起長安公卿間最爾敝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
意侯拔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
家習而吏與民情如分章櫛句也乎假歸再晤侯侯
不鄙夷乎不佞倍道其苦心事益每事必三思思卽
寢食爲怠而且境之所觸跡之所接履之所至與此
百思内纖悉小大無不日幾番廻胸臆間夫針無不
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掌耳然寧獨股掌間
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

存乎識矣而非力弗任也非膽弗赴也先是應山作城之役悉取諸里甲衙役于兹乎治公城一而治私藥十雞犬迄無寧歲當事者豈不懷焉侯毅然與吾民而計畚鍤力無役之也侯爲請裁公私帑無所與而百堵成須于上官諸廨署皆徵功乎諸屬邑府吏挾上之意旣兹焉金穴而長吏惴惴焉恐或忤而他有所中百索脂醴以備供張猶慮不得當豈其安恐

于吾官之遲回也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

便說者曰民便矣于吾官何有從中訶喝者侯弗聽

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與千百家此以徵侯之賜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賜毅者無往不赴也今侯之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辟聞百十矣得晉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又不獨須子諸衿紳矣侯常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予以孝箴弟以悌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曰吾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治應山兢兢焉無敢一日忘此語也然則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艾也哉余故一接

侯衡字而印為應山手加額也

賀程宿崖七十

先生負磊落之才蘊淸遠之韻寄興江湖間雖游于賈人乎乃其槩則范少伯三致千金而三散若近似先生先生有丈夫子三人各擇一經課之曰是能申吾未盡之蘊拓先世留慶之長今三丈夫子各頁中尺木昭如也先生既以經遺聽後人貴而𧋬尼之𪋻亦儘可聽吾聞陶然詩酒中𥡴間不帶秋色一縷凡四十年一日也神固日以王而𧋬固日以康往人傳少伯五湖間仙去少伯僅載一麗人浮沉煙波間卽

仙乎而去故國別親知而結無情之波雲烟月何如先生親知團聚故國徜徉當壽而康即今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也何有乎少伯何有乎結契冷風寒月哉不肖先君子固辱先生交而先生長公三公于不肖昆季更筆研莫逆既爲先生引滿一觴吾楚有衡山先生鄉有黃山都高人曠士徜徉之地三十年後訂先生杖屨曰健余婚嫁既畢願從先生由兩山以尋徜徉之盟問帳中入老倜中事即少伯之五湖烟月當亦在吾與先生襟帶間願先生無忘時萬曆四十

四年陽月下浣之吉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簌合寡于裘不可一世顧殊許其社友吳玉文玉文楚閫不利以其兩尊人命館于應長虞書及焉余接玉文溫潤而栗廉而不劌乎尹旁達如其字行與之語霏霏如屑苞孕殺莫可涯涘而忪忪抑抑從垂垂如隧也既讀書稷國恒下鍵口不問目前山水及爨飱一篇沉渾俊逸瑩然鼎彞黃而雲霞流焉余益與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掇高第者而且當名入已而悉其兩尊天與君鍾孺人云天與

少于書無不窺名譔諸生間顧風規沉遠不爲季俗纖趨伉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厭去之曰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釜魚甑塵意興固自脩然也燏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嫺禮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玉文童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諸大義學之涉者淺惴之安者深吾乃知玉文之濬源遠也玉文一日欵語余曰不肖璘亦貧吾耕遠遊今年兩尊人俱六袠人亦有言富貴壽考傷哉璘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惟先生一言以當衮黼璘兩尊人

也兩尊人其且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歆然與歆然于兩尊人者目前貧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雖然亦處之者何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于閭閻報稱不副子位署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領詩讀書斂身守約胸中不着氷炭眼底不礙雲霞闒業可以芥拾青紫問心可以土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為游中立之文種不絕彥緒之濟名為遺

天全之爲貴多靡留之爲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寧惟是列寇曠觀遠尚而忍饑辟粟不能得之其妻淵明夫婦雙超而不愛紙筆不能得之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攜不能得之其父目今漢上疏榮梁耕孟案眉山挾藻父洵母程然則俯仰無愧父母俱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鄉千章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共兩尊人不爲不足而無假子不文也夫玉文而猶欣然今日貧哉則請爲玉文進之易孝中頤其子

玄齡曰人皆謂祿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崔母盧氏戒其子元暐曰聞之玄馭從兒子宦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以寻覲于天與與孺人若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夷然不改其操夫固知玉文必與吾宗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堅以身教者意念深遠矣終不但以富貴容像塋玉文玉文其亦何患不昂霄聳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暐登樞秉要之日仍

以清白清忠拜彼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忘其本吾終知玉文兩尊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也而况今日不覩兩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之精神上通于天火煅七日夜而色不變雕之琢之為圭為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絲毫是天下之所為貴于玉者矣玉文所然而懌曰此璘兩尊人意也先生善文璘之陋而更以玄齡元暉之父母期顧期璘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請謹奉先生之教以爵長虞諸社兄而共侑璘兩尊人一觴

賀劉母封太孺人序

國家功令凡職官自一命以上滿三年績上賜璽書襃嘉之爵其所生夫布韋綦縞之士占一經課子子官成即被之冠裳珠翟令其子爲壽堂上不謂作忠榮典哉顧往往于外守令獨難且重也或前任淺矣而後任不及格不得滿或政報循良矣而徵催不及額不得滿及格及額矣不經臺臣幾更薦剡不得封典蓋至百方難之故爲守令者爲人子賢容易達于上聞恩容易滯于下逮皆勞臣之所徘徊而孝嗣之

所感愴也乎姻友念劬君始念太孺人孀劬且高年故捧檄爲令前後永寧靈寶閒聲噪中州與才稱獨賢薦書凡十九上三年蹟報考功令上旣無所以難永寧靈寶令制稱念劬君令賢旨贈甚腴美如是封念劬君父如君官母太孺人亦進封如令稱天子固不輕錫乎哉而若于念劬乎獨易夫其有以易之也制下之日太孺人方家食念劬君椷制書遣使焚黃先贈君之墓制翟冠袍帶以答太孺人君叔季侍太孺人于家者率君諸子姓設几舉酌羅拜堂下請太

孺人升受制余小子弟兄從諸宗黨親屬賀履後捧
觴稽首爲壽曰美哉守令錫典之難且重如此也念
劬君有足以榮所生也而太孺人又獨以嫠婦手植
國材而身受國榮也皆人子人父母與數也然亦知
念劬君與太孺人之于此難且重錫典也共能有以
有之令自也重且難乎當贈君背太孺人時念劬諸
昆季皆弱齡若太孺人亦乖諸孤以殉地下此贈君
藐諸孤耳何所從斷機畫荻以受成而且得薦五鼎
焚黃以告之地下也妻道原母道以有終四十餘年

淒風冷月紡車閒燈火熒熒讀書此剛腸男子容易消磨者今念劬猶年未滿強耳仕進之際卽學未半豹技僅塞白白首猶戀不能割以覬倖萬一丁未庚戌癸丑對公車時念劬卷三領本房而三以不得魁故主者故留之以須次大物卽海內知名士亦無不三舍讓念劬芥拾大物也孰是抹殺名心動色捧檄以早有今日十餘年來盟之獨以衆萬人之歎畢諸力苦以乎上下之交一腔血瀝盡兩嚴邑矣故爲念劬君母也難矣而能爲太孺人母也者乃能爲子之

封也重爲念劬仕也難矣能爲念劬令也者乃能爲
母之封也重不然章服煌煌即仕宦家毋子常有事
耳而不必難不必稱是念劬所遇焉而耻弗問者耳
乃余尤更有難且重于太孺人者太孺人始忍死以
成人之孤開長君婦湯含生以守人之志一門兩義
烈兩下天子之璽褒念劬君能剬名以成親之榮矣
而四年檄令行李蕭然不如有家也爲一人捍吾民
不難磨新藩方張之虎牙而苟可爲一方定亂民如
平靈寶克譁又不難单騎往亦何不有其身與世無

論富貴卽勳名猶易耳節義忠孝問𡙇矣君子難言之得一足磨日月而况兼之而一門一時則太孺人之開之者造而承之者厚此其難且重也窃但在今人太孺人今卽七袠餘乎而康視聽健七簪稱壽無有害今念劬君近入領禁衛黍䘖矣聲華旣已日起卽孺人諸子姓多賢蒸蒸龍鱗鳳苞也太孺人累秩淑而上自當有待則今日之所謂難且重者獨人壽榮名已哉

太宜人傅母李太君六袠

歲丙午余偕計而北友人傅㟁伯許以女字吾子開之盜出母夫人指云夫余貧士耳居且無一廛卽至今日視計偕時若稍遠于諸生自揣志之所存與身之所安終不以易吾貧也不知母夫人何所取于貧士而遂以女孫字其子且聞向人猶津津余貧不置也余竊感今人之以市道姻也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緐文縟飾以飽道旁之目耳卽爲兒女計奚益天下有無益之費而相習以爲固然者大率類此余有慨

于中而思撫之也久矣故于毋夫人之不鄙余貧而
申以婚姻也而中心誠有服焉非直私感而已毋夫
人故邑中名族自歸太翁相太翁擧太翁遂爲季昌
鉅儒然太翁不自享其成而發祥于子咨伯咨伯登
進士高第才弱冠乃濮州澤州之政神明愷弟又何
炳炳人耶也閫之毋夫人從太翁就養濮澤閒咨伯
毋退食必問今日利濟幾何事平活幾何人咨伯日
必祈得當以佐毋夫人喜笑云嗣咨伯入居工曹倒
得泰簡命有所往每談衆人之所爭而就其所棄此

其識遠矣咨伯望旣著丟爵者將優借他部需次內
留母夫人固曰仕宦要于世有利濟耳當今之時朝
動念夕可蹔四履其惟艮二千石夫濮澤已試之方
與夫未宪之願老人且欲更試以觀汝咨伯乃自請
外補得留之平陽故長平毗壢也山川風氣故相似
咨伯曰予幸得舊游地庶幾可以昔之無開𦍑地方
者今無貽吾母憂適今年八月望之朋日母夫人六
十辰咨伯將率其里之子姓婣戚上一觴焉而後奉
板輿同之官乃余小子固留滯長安無能從賓遊後

爲咨伯一歌閟宮之八章也安可無一言之譎余常思人生所欲自致與子之致于親者壽耳余奉家繼慈之服于方術家言長年者亦常過而問焉其說或驗或不驗其要歸皆托之老氏夫老氏則余既知之矣五千言具在無所謂熊經鳥伸之術丹砂煉服之秘也有三寶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如是而已矣毋夫人之有儉德也于有取于余之貧而知之也其不敢爲先也于咨伯功名之際如此其退然也若其仁慈惻隱則鄉里宗黨盡能知之能言

之而濮澤二州與晉陽之民且陰受其賜而將益廣其施持此三寶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抑願維祺豈待祝哉不寧惟是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洛伯率母教而發之事業也其所就殆未可量晉陽固其車蓋特高之初也其永永有以壽母夫人余幸厠姻家子得以歲時奉巵酒且將竊餘瀝以爲吾母壽當亦不外此三寶之說矣

# 贈國醫月塘彭先生序

歲壬寅邑大疫往是邑醫惟月塘良塘故避之山澤中也曰吾老矣且是天行之數也吾安能數與造物鬪以故病者不得醫月塘脈得屬月塘脈即入十而八九起予伯姊氏病是疾徧索諸醫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五官已如木中人但奄奄待息盡耳予不佞兄弟強月塘至但噫笑聞投五分之劑一即漸如生人再三數劑遽然故姊氏面目矣予姊丈節如先生乃羅哌哌者匍匐者鄰齕者拜堂下曰鄉予內子柴

然時予已必無生若曹今若曹且保有生毋豈若曹與予内子之能生存固從先生杳林中同耳顧窮措大能如先生何月增既久客楚且治裝還豫章節如先生竟無如先生何乃命不佞言楊子曰夫世所最尊重醫無如秦越人與太倉公兩君子醫術誠奇且神然使無好事者臚列其事于史傳志林即奇且神亦自當日止耳乃其所爲奇且神者亦未數數也今其事固可僂指計世人醫豈無一二奇中如兩君子者然自世人醫重不越人倉公也即如兩君子師長

柔君乘陽慶獨其醫未一驗之人耶卽而名祗藉兩君子以傳至于越人之兄弟共艮于醫有名不出閾不出國者當倉公時公孫光醫不中入醫而事竟不經見何也夫業術誠高而未當於闡揚名淹沒者何可勝數悲夫夫淡于所見而甘于所聞自古記之矣月塘醫應山老矣名不境外安望越人倉公千秋名令郎坐月塘公孫光與越人兄弟間猶應且中強也乃以寻聞月塘起前北勝守少東楊先生自子婦哭蹦中奪之寻祉友余公季仁夫婦亦起之諸醫所環

走此不如與中庶子爭虢太子生耶若干子姊氏則
趙簡子之五日不知人也往診子姻友黃公二瞻頭
痛曰當發疽毒在骨節間後腰不支服痰劑且兩月
但骨立耳始延月塘月塘針樹之膿如注調生脈和
血散數劑愈徐公瞻龍周公石龍紫而鬱如瓜月塘
曰何竣服治痞塊劑至今藥矣此痰客在管膀間病
得之內爲之理中吐痰二三升旋成壯夫此又子察
御史病當吐膿與中郎僨之爲膀痈也何異夫月塘
獨不得當太史公其人耳誠得當太史公闡揚之與

世即不月塘秦越人太倉公不庶幾近之耶太史公之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越人以其術殺身倉公匿跡自隱而嘗刑非緹縈幾不免則其所以自居者非也月塘既不自尊張其術而尤以詼笑滑稽出之月塘詭以此自晦而人即以此與之相安藉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耶此則賢于越人與倉公遠矣月塘稍知詩善飲酒年幾八十所涂月尚单衣汗津津也有丈夫子三人長君光不失國器亦頗好士大夫言則藹一附青雲之士以自起庫太史公其人雖言之長

彔君秉陽慶不老而盡其力于越人倉公名亦自當
境內止耳今日月塘老矣誠有意千秋名耶乎不佞
猶能爲越人與太倉公月塘逌然笑曰公無紿我公
但能與人爲越人太倉名而不能自越人太倉公楊
子曰夫太史公則乎豈敢乎但知月塘之醫可當吾
世兩君子㣲如先生曰異世越人太倉公吾子與月
塘十年後更爲之今日臚列月塘再作杏林春引端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嘗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麄入細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司馬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御魏公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器從司李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覩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潁予庭有懸魚祉無憑几案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于平亦既卓絶時賢須滿與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

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翕然從事風習
不覺一變此稱病而苦爲之劑於俗情之所趨妙有
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
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于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
忙事若閒事處難事若下焉呼萬歲天衆聽拆亭子
往往斥摒堅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稚圭以要路在
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整熟氣
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覘鄭公今日何如漢黃爾
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

一涓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巳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篇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絡入能入細井井秩秩即據引証亦何該贍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雲藏匿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偷太平更無取假溜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桑土陰雨加意民碞以固葺維垣自是抹時急者夫備無事媢于庶人以藨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

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梨棗備留心時事者採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謂非儉歲稍賜時蔭也若夫覲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于孝先之知確稱圭也

贈彭淳吾道兄雲水遊

憶余庚子辛丑時病已萬無生理非山非水之間疑夢疑眞之境忽不知病之去體者何故自是屏去筆研無復人間功名想結二三物外交共訂向平許遠遊祇擬一衰先封翁大事便屬千家一鉢作道人一生活路是時道友淳吾共一再爲鍊師宋蓉虛趙樓山文學劉玉磊意味都長劍耿耿倚天外也乃余世緣未斷不幸入賢書再捷南宮便如受籠投紲杳飛不去已而樓山既化輿物玉磊亦成古人獨蓉虛與

淳吾不道不俗常以遲余故亦竟未及遂逍遥游夫余既自落羇紲復以羇紲之餘絆及兩兒可嘆可恨今養虛巳結趺圜中二年神日王而月不同淳吾感慨結侶尋師將問客于靈境名區都當必有所遇獨恨余之悠悠世路本念既非爲身家子孫馬牛却亦進不成共爲報明王養虛淳吾毎言及此鼓掌大笑時或瞋目相向然無奈騃人尚無吹毛利劍研倒一切根盤何也今淳吾能作是决斷矣海天憶念不猶龍鳥之羨雲鴻哉余常謂我輩有見地人但能研斷

世緣飄然湖海不須論到蓬島僊僊而跳出情海心田二三静友合領取到處烟霞風月上之成得一個閒下之亦成得一個懶淳吾此行當不屑此一個閒一個懶庶幾他日于兩個字中設一座以邀我淳吾啞然笑曰夫所謂僊人亦只是非山非水之間一個閒人懶人也吾行矣無能更邀子矣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綏靖之略的可叫嗟而辦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並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褒毅王文成于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畫若置公于當日滿四寧庶入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當鼎一臠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于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

祖宗朝一事一官即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間大小相維而輕重布之所以潤色太平綢繆瑕罅者內外太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循之者矣止于勾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爲循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爲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人奪于時即承于無所因而不敢身爲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敝太平何以不日衰吾荊兵巡之得公倖耳兵巡寔有公此書公亦足

稱今日多事之人使開國以來內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庀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暇即暇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嬰子無一不叫寃呼號叫覓呼號并促遽無以應即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于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嘗觀由來名公鉅卿于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于縣

官用也余則以爲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爲顏面地耳今海內亦脊脊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于有濟夫兎罝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爲故事而更妙于講求我旣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土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矣寧庶人之變王文成不需請于九重之遠取决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講求先耳卽正德間劉

六劉七之擾到處僇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皭然丈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于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叙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樕中人謬選得承乏茲土時訖余弁纓而覩俎豆之場無益其不相肯既受事入其澤宮周覩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顛末若多所圯缺云大者如

天子肄俊士於膠庠郎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慨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雅君子也既精於典故尤率履不越以

覩先諸士乃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如名月課士如事覆正養士之田如籍庶工粗有次第夫亦既覩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聊同三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繆生雕祖巖生枏等若以是何備處學文獻之未足相與私誌之更覧賢踪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廢在斷碑荒碣者綱挈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群請刻其簇以覩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

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恚杞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聲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徵往昭來余徵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然荒服榛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內尊虞者傚然與鄒魯埒夫仲雍屣去侯封文身斷髮祈與俗俱渾耳如今時之所駭逐之以爲榮鶩之以爲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寇劍簪纓之倫與餙名競采者何可勝原雨爭不能與沾沾愛人易使之武城弈爭聊沸則虞之開今日聲

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益光者所重可知也

明天子右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澤宮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輗舟之楫脫是無以托於行遠其必文斷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沉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弟以學者舍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童而習之日夜蝀蜳以競覰飲食裘葛焉失之弗快也將無仲雍之趾與人且以窺其出之所竟而躁之所受也夫誠涉六經

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學武
城行學道之端學天下究學道之量則子游之爲子
游具在若泛於南方精華焉求之失其質矣余以爲
今日之謂膠庠者攙較功名之場也還其源於學而
靜以觀之今日之謂文學者矜悅粉藻之飾也歛其
游於道而質以出之處不失文學之真出使人以收
文學之用是爲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
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不有禮殿講堂乎
帝王聖賢寫在目間一時後爲盛舉卒之人文之蔚

起者賦上林子虛須金馬碧雞徵取一人之寵高足
里門耳再起而爲草玄美新風斯愈下豈其益於國
家右文之數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處地便也何況
文鄉墨儒駿先賢君子之地而可無薦返其初語尤
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岡陵以爲望也無深不可
探不必盡崖壑以爲窺也仲雍姑無論令子游而在
文學或非其所駐足之地夫況涵德行之源斵養英
華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貢相望於當日者尤光
大於來許庶幾哉益以備文獻之全今日廟與諸俊

士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听然而笑曰真吾楚鄙樸䢋中語迂而遠於事情然可以備志之一說因弁諸簡端

## 艾侯循政紀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欵諸生之歌詠謳若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嘗惟由來循吏于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及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閒矣反以僞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即足以踵前漢而垂後芳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合卓魯與劉寬董宣諸君子與之衡美

而第論不猶當北面遜而顏泚然退耶余再考循吏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率閭巷之歌謡爲多而被之篇什出士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絶少獨惟中和樂成爲諸生弟子歌咏刺史之辞漢而于今一見也豈誠昔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口質而直無納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閭之有市心卽組織之工綺辟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徼贈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耻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多來其責備猶難動于耕

豎儒子之口且一應之中入與口焉口與心焉心與意焉卽合卓魯諸君子今時斷無能人人而悅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于諸生者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者耳今日之歌咏侯者大率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麗而不典非盡出乎嘔心之餘撚鬚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蹟者微實不徵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藐焉應山且當高倨中牟寄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

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憒憒曰于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倖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竊言訟省常覺門以內門以外咨嗟歎趣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十得二三否余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若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爲侯言余常歉焉而常愧焉有泚矣友人曰予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擬也試徵侯于紙上抉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而宗風玄諦直逼瞿曇李耳首座夫游夏不徵能于求由顏閔不該美于

乎賜從來難言之于以徵視侯其何所不足且刑于
家妻至于兄弟又無所不富有矣茲紀也此之詞集
大成不其然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
首也哉以此

## 書安陸白兆寺募藏緣引

我朝兩都于郊宮大饗外琳宮碧宇奉瞿曇氏惟謹諸經從玄奘羅什輩之所繙譯而來者叢萃無慮汗牛海內通儒學士往往究心玆典非直以其文字古奧可治之而爲修詞用亦庶幾窺得一斑借彼空幻諸昭有法以大破我世緣種種纏障即其粗淺而爲輪廻因果之說者亦足以約狂愚之心而使之不敢逞故藏教亦轉世一法辭文思義見筏思渡瀬弗可少也乃今稱之佛門弟子者具髡緇之相耳無問藏

且不知所謂經如吾郡一郡其雜穢菴堂無具論即名山古剎爲佛靈之所憑式入心之所皈依者封內固不乏問之藏教亦缺如也獨吾邑當國初時大師無念氏崛起具大智慧振黄梅兩祖宗風高皇帝召至京特加敬禮歸錫以袈裟金鉢盂等物御製詩送之高皇后賜紈衲一藏經一載之江不設帆檣直所舟所止建寺爲師禪林舟自南都逆流而上一日夜若從雲霾中墮漢上自漢而濮以逮吾邑則又從萬山中樹桅不能施之處乘漲飛泊縣治北十有五里

之石龍山并非人力也報命于其地建寺度經賜名寶林　師阻于廻舟即毀舟製經函從師祝髮于此至今縹緗充棟并御製碑敕賜衲尚輝映林表云安陸爲郡首邑治西三十里爲白兆山碧立千仞唐以來有寺膠葛松間嶽流霞閣背碧葛狀石屋一曰桃花岩則李青蓮讀書處也郡人士每至浴佛節及他佳風日相率游攬者趾相錯勝士冠蓋來于郎者多紆車往探焉洵淡以東名勝地然亦無藏經皈向者無所仰止畢竟靈麓缺典也行僧如喜參求足跡遍

天下憇錫茲山裴徊經年不忍去一旦頂禮諸佛發宏願請爲此山乞建藏郡人士聞而壯之持簿走百里謁予長跪楹間者三日夕願得不佞一言白其意俾告諸現在宰官暨諸檀越成此功德予詢其費幾何曰請藏千金搆閣半之再詢其工役矣當儉用之世安所得布金長者儻若所願曰秋蟬之翼折軸積也野人之淚開石誠也老僧請畢此電光中喘息將竭吾淚以積吾羽楊子曰有是哉予徃常三歎息于今之所爲尊經閣也侏儒析櫨弗具焉具矣扃矣封

蛛網布耳一帙一則無有君長此者過弗一問有是哉老僧東西南北之人尊其師說將竭吾涙積君羽爲白兆藏經矢也吾感吾徒焉而吾媿焉乃爲叙其事如此至于函版此果自人世善因非敢謂兮言之有當足發諸宰官諸居士懽喜心也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應山故多山高貴當申楚之間獨秀挺萬山中插碧撑青只天在上遠近望之若形家言稱天馬者俗呼大龜山是也高僧傳載白賜道人誅茆此山證成靈業弘嘉之際又有古道和尚從山東來目不識丁穴石庵其上念佛滿豆若干石遂通靈無外著有犇牛歌人牛雙忘偈遠近信嚮者隨僧俗姓號贈以詩篇皆能理解一日期山上下比丘　將以集日大歸及期自吐火積薪上荼毗及心猶拱手別諸比丘因是

山上下寺宇駸駸金碧睒歔藹閒矣嗣後偕僥而衆多不戒於行甚之有黝黻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無雲山絶頂上雙龍引水初如兩疋練倒下寺及僧一空山下人迫往視之崖谷間者有人傳殊衆嚮跡之于木石數千層中盤鉤得一老僧覆木觀音像下衣屐無恙駭問之曰不省所以此僧後亦不知所往并傳靈悟不立文字去其觀音像今存應山報恩寺中他諸金碧道場亦漸没草萊矣萬曆三十年予諸生時從土人肩鋤採黃精至其頂石碧千尋嵰峋直出

有旹封石屋貯一真武銅像四元帥附近土人稱屋
爲無梁殿舊靈應甚謁者無遠近冬夏云屋前横架
一鍾叩之聲甚洪遠鍾前下一石龕則古道念佛處
雙趺宛然環眺諸山若拱若揖若蹲若迎下視遠近
烟村幾點在培塿中是日雨後天朗土人指點淡江
如綫轉北俯瞯共莽蒼峷嵂之下云有潭沉泓不測
前白日引水上頂下洗穢土者此中物也循頂直下
山眉得一殿群鹿亂門高走出廊廡半卸佛像鍾聲
猶有可觀拂草閒碑讀之則白賜道院也至四十二

年再一板臨殿半無尾僅柱礎壁立前瞿曇像藤蘿
掗磴頂上兩篙雀巢如拳綺旋螺間披荆榛更上絕
頂鐘已無有獨眞武像在雨痕苔色中爲惘然久之
入傳偷兒碎鐘槖歸已共舁像走苦不得動奮引斤
鑿之乃倒着臂故不得移此不必深論由來靈境勝
塲失今不一存其跡恐幾年後鞠爲茂草亦仁人與
撥幽者之所傷也山旣險絕無廩糧可以供僧僧故
不能住時松菴和尚下山下廢寺基上茨屋焚修往
語之曰如頂上白腸道院稍一葺理汝肯守岑寂乎

僧曰唯唯檢得十金付請山下居士楊燮峯共伐石運甓略爲善理山下好善人助以月燈根覔得舊佛數尊付松菴禮供亦曰護之于風雨蓬蒿中稍存其蹟以俟好事者耳今年松菴同劉齋公語予曰前年僅存好蹟風雨蓬蒿又復奪之矣奈何予無以應時偶有問餽者得二十金即付僧同劉齋公聊且浚特適蓮幕智湖程君至語之故力肯任經理曰須一至頂相度之區所以可久無但支吾目前共策蹇往巫山下凡四五衆息始及頂問殿且石矣灰復固之環

十年而泐裂如此何故則曰此頂無山與齊雲霧晴亦濛封氷不及冬即合至春潑始解風更迅烈難支石但容鋒即洞入浸循揭之而走智湖曰甃以石故灰泥不合須累以磚灌之油灰更理一石墻以當北風殿前開平如掌高起臺基納級而上周以石闌使人望之巍然起敬其登頂之路尺不容趾陡不容立者并有以平之無苦扳躋人或當險絕峭削處闢一千人坐表以石亭資勝倚人叫嘯庶幾瞻禮共快乃成一勝境若仍聊復草昧屋前石齒齒嚙入趾蹊蹊

礙人目登者共且有悔心何今日之重修爲是則然矣而費不支也曰夫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請疏衆共成之曰夫今之好事者喜創創于耳目之積焉爲觀美且以爲福也深山榛莽至者重跻夫神亦奚取我貌而祠之于重雲層霧中而寺能掀以福招人曰是又不然鼓吝之爲惠敝像之爲禮存舊之爲義濟勝之謂德亦同人之所共好也吾但以聽好事之人而無取必焉不可謂非吉祥善事不必侈于佛果因緣而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余乃次序前後語如此

以付松菴和尚劉欽齋公